

NI XAISHU

倪海曙著

ZHUNG6GUO
PINJIN WENZ
YNDUNG DE
GIANDAND
LISH

中國拼音文字運動史簡編



倪 海 曙 著

中國拼音文字運動史
(簡編)

上 海

時 代 書 報 出 版 社

一 九 四 八

目 次

一	明末耶穌會傳教士的羅馬字注音	5
二	教會羅馬字運動和西洋人的華語拼音方案	10
	（一）基督教會的羅馬字運動	10
	（二）天主教會的羅馬字運動	23
	（三）西洋人的華語拼音方案	29
	（四）簡短的結論	30
三	切音字運動	32
	（一）盧蔭章的「切音新字」	32
	（二）蔡錫勇、沈學、力捷三、王炳澤四人的 速記式新字	36
	（三）王照的「官話字母」	42
	（四）勞乃宣的「合聲簡字」	47
	（五）從「合聲簡字」到「國語音標」	53
	（六）清末民初的其他切音字方案	53
	（七）簡短的結論	62

四 注音字母運動	66
(一) 注音字母的制定	66
(二) 從制定到公佈	70
(三) 公佈後的幾點修正	73
(四) 「注音符號」運動	80
(五) 簡短的結論	87
五 國語羅馬字運動	92
(一) 「漢字革命！」	92
(二) 議定和公佈	106
(三) 『一百年也可以』	109
(四) 簡短的結論	113
六 拉丁化中國字運動	114
(一) 拉丁化中國字方案的制定和在國外的推行	114
(二) 拉丁化中國字在中國的介紹和討論	120
(三) 在救亡的浪潮中展開一個廣大的運動	132
(四) 在抗戰的砲火中試煉	150
(五) 簡短的結論	172
附錄一 拉丁化出版物調查	174
(一) 抗戰前出版的拉丁化書籍	174
(二) 抗戰初期上海拉丁化出版物調查	181
附錄二 拉丁化和國語羅馬字的中間派——林迭肯 的「國語拼音文字」	191

（一）「中國語文的整理和發展」	191
（二）「中國拼音文字的出路」和「簡體羅馬字」 ...	194
（三）「國語拼音詞彙」	197
（四）對於「國語拼音文字」的批評	200

附錄三 勝利一年中的中國拼音文字運動	204
---------------------------------	-----

後記	228
-----------------	-----

插圖目錄

一、利瑪竇的羅馬字注音文章	6
二、金尼閣「西儒耳目資」的「聲韻表」	8
三、廈門話教會羅馬字聖經「舊約創世紀」	12
四、辣體漢字讀物「苦耶穌」	28
五、蔡錫勇「傳音快字」的「聲母表」	38
六、王照的「官話字母」	45
七、勞乃宣的蘇州話「合聲簡字」	50
八、幾種切音字的「聲母表」	64
九、幾種切音字的「韻母表」	65
十、注音符號讀物「新生活須知」	85
十一、「注音字母」和「國語羅馬字」	91
十二、國語羅馬字讀物「最後五分鐘」	110
十三、拉丁化中國字字母表	121
十四、拉丁化中國字的「聲韻表」	122
十五、拉丁化中國字的讀物「大家結成一條心」	136

十六、拉丁化中國字的「三民主義」	135
十七、拉丁化中國字的「北方話看圖識字課本」	152
十八、拉丁化中國字的「北方話中級課本」	152
十九、拉丁化中國字的「大眾報」	153

一 明末耶穌會傳教士的 羅馬字注音

一六〇五年（明萬曆三十三年），意大利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Matteo Ricci）在北京出版「西字奇跡」一卷。這是中國第一份用拉丁字母拼寫漢字讀音的方案，原書已經失傳，如今只能在「程氏墨苑」中還可以看到利瑪竇用這種方案在漢字旁邊注音的『信而步海，疑而即沉』等四篇文章。由音韻學者就字分析的結果，知道他的方案一共有二十六個聲母，四十四個韻母。

一六一〇年（萬曆三十八年），利瑪竇在北京去世，但同年另一位法國耶穌會傳教士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來到中國，在浙江杭州一帶傳教。一六二五年（明天啓五年）金尼閣把利瑪竇的羅馬字注音方案加以擴充，着手寫一部完整的羅馬字注音專書，叫做「西儒耳目資」，五個月寫成，一六二六年（天啓六年）五月在杭州出版。

「西儒耳目資」的意義，就是幫助西洋人聽中國話和看中國文，它其實是一部羅馬字注音的漢字字彙。全書分三部份：第一

•
信而步海疑而即沈
sín
sh̄
pú
bài
nhī
sh̄
ciě
chīn

天主已降生託人形以行教于世先
tiēn
chū
Y
kiām
sēm
tō
gīn
hīm
ì
hīm
kiāo
yū
xi
si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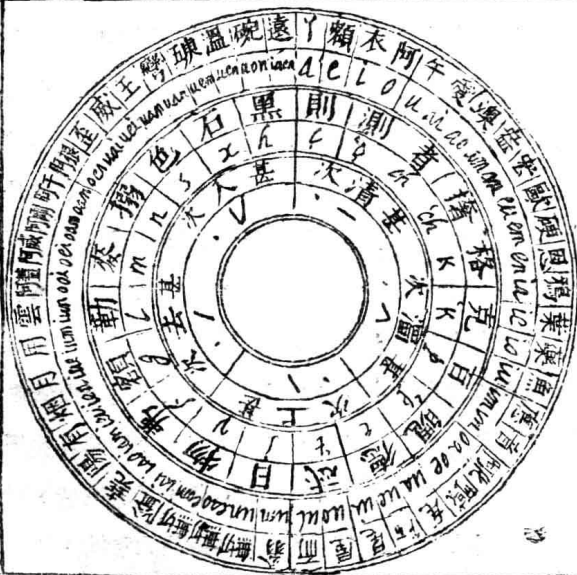
瑪十二聖徒其元徒名曰伯多落伯
mā
xē
sh̄
xīm
tū
Kī
iuen
tū
mūn
yue
jā
tō
lō
jā

多落一日在船恍惚見天主立海
tō
lō
yē
gē
cāi
chūn
hām
hōē
kiēn
tiēn
chū
siē
bài

部份「譯引首譜」是總論，第二部份「列音韻譜」是從音檢字，第三部份「列邊正譜」是從字查音。他所用的二十九個字母，分做三類：「自鳴」者五，就是五個元音（Vowels）；「同鳴」者二十，就是二十個輔音（Consonants）；「不鳴」者四，就是四個『他國用，中華不用』的輔音。實際用來拼中國字音的，不過「自鳴」的元音五個和「同鳴」的輔音二十個，一共二十五個字母。此外五個「自鳴」的元音，又叫做「一字元母」，由「元母」互相結合，或跟同鳴的-m，-n，-l三字結合，又生出二十二個「自鳴二字子母」（就是二個字母的複合韻母或帶聲韻母），二十二個「自鳴三字孫母」（就是三個字母的複合韻母或帶聲韻母），一個「自鳴四字曾孫母」（就是四個字母的複合韻母或帶聲韻母）；合起來一共有五十個「列音」，叫做「字母」，（就是韻母 Finals）；那二十個「同鳴」的，叫做「字父」，（就是聲母 Initials），「字父」裏頭，又有「輕」（就是不送氣 Unaspirated）和「重」（就是送氣 Aspirated）的分別。這樣『欲切某字，先察其父，後察其母』，『父母相會』，「字子」（就是聲韻合成的音節）就自然而然的拼出來了。

這種簡單而有條理的拼音方法，不但把向來被人認為繁難的「反切」，開了一條「不期反而反，不期切而切」的簡易途徑，並且立刻引起了當時好些中國音韻學者的注意，像方以智、楊選杞、劉獻廷等，都因此而發生了對拼音文字嚮往的熱忱，如方以智在他所著的「通雅」中說：『字之紛也，即緣通與借耳。若字

中原音韻圖



會尼閣「西儒耳目資」的「聲韻表」

屬一字，字各一義，如遠西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不重不共，不尤愈乎。』（「通雅」卷一）楊選杞讀了「西儒耳目資」後，也『頓悟切字有一定之理，因可爲一定之法。』（「聲韻同然集」）

這種用拉丁字母拼注漢字讀音的嘗試，在這批西洋傳教士本身，當然只是爲當時學習中國語文的方便，但因爲有這種方便，所以他們常常運用拉丁字母來拼注漢字讀音，而因此『引起了漢字可以用字母注音或拼音的感想，逐漸演進，形成二百年後製造和推行注音字母或拼音字母的潮流』（陳望道：「中國拼音文字的演進」）。

羅馬字注音後來雖因清廷認耶穌會傳教士有與允祜（跟雍正爭位者）結黨的嫌疑，照准閩浙總督滿寶的奏請，除在欽天監供職的西洋人外，其他一律驅逐到澳門看管，以致二百年中閉關爲治，這一類的研究也因此減少。但它無疑已爲中國的拼音文字運動完成了一個重要條件——中國聲韻研究的進步，也爲中國拼音文字運動奠定了拉丁化的基礎，我們研究中國的拼音文字運動，決不能忽略這三百年前的羅馬字注音，中國的拼音文字運動，『若溯其淵源，則固胚胎於三百年前』（羅常培「國音字母演進史」引言）。我們也不能因爲制定這些羅馬字注音方案的是外國人而有意抹煞它，如一些國粹派拼音文字者的那種態度。

二 教會羅馬字運動和西洋人 的華語拼音方案

(一) 基督教會的羅馬字運動

一八四二年（清道光二十二年），鴉片戰爭失敗後，海禁開放，基督教傳教事業在中國盛行，爲了把基督的福音普及到大多數人民中間去，他們注意到聖經的普及問題。一八四三年在香港集會，便決議：『將聖經譯成中國文字，比之先前所出版的，更加注意普及，以求廣佈』。爲了求「廣佈」，於是在這年以後，陸續把聖經譯成各地的口頭語言，有的用漢字寫，有的就用羅馬字拼音；這些用羅馬字拼音的方言文字，就是所謂「教會羅馬字」。

當時所以要採用羅馬字拼音的緣故，據賈立言（A. J. Garnier）說：『第一，爲了有些方言有音無字，不能寫出，翻譯極其困難，甚至絕不可能；第二，就使有字可以寫出，因爲人民識字的能力低薄，也不比用羅馬字，幾個星期裏面可以學會。』但

這樣『注重普及，以求廣佈』的結果，影響很大，不但聖經的銷數激增，而羅馬字本身也流行一時，成為民衆教育的理想工具，使許多外國傳教士因此而引起改革中國文字的熱忱。特別在十九世紀末葉和二十世紀的初年，可以說是教會羅馬字運動的全盛時期，至少有十七種方言用羅馬字拼音，各有一本羅馬字聖經。

教會羅馬字最早的流行地是廈門，遠在一八五〇年（清道光三十年）廈門話已有羅馬字拼音方案，當時推行最努力的是 Rev. J. N. Talmage，廈門話羅馬字聖經到一九二六年已銷去四萬多部，又據一九二二年的報告，一九二一年閩南教區所出版的十四萬六千九百六十七部出版物中，有五萬部是用方言羅馬字印的。

一八五一年，Dr. W. A. Martin（丁惠良）從廈門到寧波，替寧波話制定了羅馬字拼音方案，十年中出版過不少書籍，也教育了好些文盲。一八五八年，他到北京任美國駐華公使翻譯官，又從事官話教會羅馬字的研究，直到七十七歲的晚年（一九〇七年），還爲了推行官話羅馬字發出呼籲，說：『爲了把官話羅馬字介紹到小學和中學校去，我們沒有時間再可以失去了。』（「爲羅馬字拼音的一個請求」）

一八七五年，John C. Gibson 在汕頭制定了汕頭話教會羅馬字，開始推行時，阻礙很多，但他一點也不灰心，一八八八年，他寫了一本關於教會羅馬字的有名的書，叫做“Learning to read in South China”（學習讀書在南中國），書中說：『我

CHHÔNG-SÈ KÌ.

Tê 1 Chiu¹.

KĒK khî-thân Siông-tê chhông-tsō thi¹-tōe. ² Tōe si khang-khang, chhim-ian o-âm, Siông-tê ê sin ún-tōng tī tsūi-bin.

³ Siông-tê kóng, Tiōh ũ kng: chiū ũ kng. ⁴ Siông-tê khoa¹ kng si hó, chiū hun-piat kng âm. ⁵ Hō kng tsōe jīt, hō âm tsōe mī, ũ ê-hng ũ tsá-khí, chiū-si thau-chit-jīt.

⁶ Siông-tê kóng, Tiōh ũ kiong-chhong, hō tēng-ē ē tsú sa¹ keh-tŭg.

⁷ Sūi-si tsōe kiong-chhong, chiū teng-ē ē tsú tūi tiōng-ng keh-tŭg, chiū ũ ăn-mi. ⁸ Siông-tê hō kiong-chhong tsōe thi¹, ũ ê-hng ũ tsá-khí, chiū-si tē jīt.

⁹ Siông-tê kóng, Thi¹-ē lóng-tsóng ē tsú tiōh tsū-chip tsōe chit só-tsai, hō ta-tōe chhut-hiān, chiū ũ ăn-mi.

¹⁰ Hō ta-tōe tsōe tōe, tsú tsū-chip tsōe hái. Siông-tê khoa¹-i si hó.

¹¹ Siông-tê kóng, Tōe tiōh si¹ chháu, chhai-soe kiāt-chí, chiū si¹ ké-chí, ké-chí pau-hút, tak-hāng chiāu i-ē lūi; chiū ũ ăn-mi. ¹² Tōe sūi-si si¹ chháu, chhai-soe kiāt-chí, chiū si¹ ké-chí, ké-chí pau-hút, tak-hāng chiāu i-ē lūi. Siông-tê khoa¹-i si hó. ¹³ ũ ê-hng ũ tsá-khí, chiū-si tē sa¹ jīt.

¹⁴ Siông-tê kóng, Kiong-chhong tiōh ũ kng toā tūi-hiān, lái hun-piat mī jīt, lái tia¹-tiōh sū-si, lái kì ní jīt.

¹⁵ Kng hoat-hiān tī thi¹-nīh, lái chiò kàu tōe, chiū ũ ăn-mi. ¹⁶ Siông-tê chhông-tsō nŭg-ē toā kng; toā-ē lái koán jīt-si, sōe-ē lái koán mī-si. ¹⁷ Iah chhông-tsō chhi¹-sîn, hē tī kiong-chhong, chiò tī tōe-nīh. ¹⁸ Lái

koán mī-jit, lái hun-piat kng-āu.

¹⁹ Siông-tê khoa¹-i si hó. ũ tsá-khí, chiū-si tē si jīt. ũ ê-hng

²⁰ Siông-tê kóng, Tsú tiōh si¹ oah-mih, ũ lán-ē bō, lán-ē lóng chiāu-tŭg, chiāu tūi tōe pō kàu kiong-chhong. ²¹ Sūi-si chhông-tsō toā hī kap tsú-lai só¹ si¹ ē mih, ũ lán-ē lō lán-ē tak-hāng chiū-pi, chiū chiah tak-hāng chiāu i-ē lūi. Siông-tê khoa¹-i si hó. ²² Kā in chhok-hok kóng, Si¹ thoā¹ chin-tsōe, chhiong-moā¹ tī hái-nih, chiū si¹ thoā¹ tī tōe-nih.

²³ ũ ê-hng ũ tsá-khí chiū-si tē gō jīt.

²⁴ Siông-tê kóng, Tōe tiōh si¹ mih cheng-si¹ thāng-thoā tsáu-siū tak-hāng chiāu i-ē lūi, chiū ũ ăn-mi. ²⁵ Sūi-si chhông-tsō siū kap cheng-si¹ kap thāng-thoā, tak-hāng chiāu i-ē lūi, khoa¹-i si hó.

²⁶ Siông-tê kóng, Tiōh chhông-tsō lāng, khoán-sit chhin-chhiū¹ Gōan chiah-ē, lái tī-lí hái nih ē hī, chiū, cheng-si¹, thāng-thoā, iā lái tī-lí tōe.

²⁷ Sūi-si chhông-tsō lāng chhin-chhiū¹ ka-kī, chhin-chhiū¹ Siông-tê ē khoán-sit, chhông-tsō ta-pō-lāng iah chhông-tsō hū-jin-lāng. ²⁸ Koh kā in chhok-hok kóng, Si¹ thoā¹ chin-tsōe, heng-ōng tī tōe, lái tī-lí iah, lái koán-hat hái nih ē hī, chiū, kap tōe-nih ē thāng-thoā.

²⁹ Siông-tê kóng, Hō lín só¹ chiah-ē, chiū-si tōe-nih kiāt-sit ē chhai-soe, chhiū-nih pau-hút ē ké-chí. ³⁰ Iah ōng chhiū-chhiū¹ hō tsáu-siū chiāu thāng-thoā oah-mih chiah, chiū ũ ăn-mi. ³¹ Siông-tê khoa¹ só chhông-tsō-ē it-chin hó. ũ ê-hng ũ tsá-khí chiū-si tē lak jīt.

們的手裏正握着一個可以給予我們中國基督教徒以無限質的提高的方法，這種質的提高，凡是一個智力正常的人都能得到的。不要讓任何東西來阻礙我們把這種工具迅速給予中國人民！困難是必須遇到的，偏見是必須克服的，用了忍耐和恆心。雖然中國人民在開始時也許會覺得懷疑，但是時間會使他們領悟這種好處。』到了一九一八年，距離他寫這書的三十年以後，他又寫道：『在過去，我們把羅馬字拼音的效用估計得太低了，似乎我們推行它，是因為我們自己不能學習漢字；而且我們給了人家這樣一個印象：似乎羅馬字拼音只是爲女人和小孩子的。這並不是一個壓倒漢字的問題，那些懂得漢字的人在那應得的範圍內必須爲了識字而獲得更高的尊敬，但是我不相信這種範圍是能傳達智識給每個人的，我們必須大無畏的宣布這簡單的事實；就是羅馬字母是曾經發現過的思想傳達方法中最完美的一種。』『我們必須堅持這一點：識字在它本身並不是一個目的，只是觀念和智識傳達的方法，只要它能用最少的勞力以達到這目的的，就是最有效的一種，』『這裏那裏和各處所得到的經驗，充分地證明：用了這個法子，等於我們有了一個可使中國基督教徒全體或爲能閱讀的民衆的工具。』『讓我們指出，我們並不把它看爲一個書面語的可憐的代替品，只是給那些不能做得更好的入用用，我們要把它看作一種使西方的科學和經驗能够對一個民族的發展有幫助的最好貢獻。』（Chinese Recorder 1918, 581.）

一八七四年，Thomas Barclay 在台灣推行教會羅馬字，

Barclay 在台灣傳教六十年，廈門話羅馬字的「舊約」就是他翻譯的。他曾報告在台灣推行教會羅馬字六十年中所得到的信念說：『必須要有這樣的一個教堂，它的全部信徒，不論是男的或女的，能够在他們自己的家中爲它們自己讀上帝的字句。你永遠得不到這個結果，如果你用中國的方塊字做你所想做的。你能够容易而且迅速的得到它，如果你用拼音方法，用方言羅馬字。半個多世紀在傳教區域的工作中所得到的經驗，已經堅定了我對於上述這些論點之真理的信仰！』（Chinese Records 1934, 527）。

『說到學習閱讀之便利，自然羅馬字和方塊字無法比較。一個普通的男人或者女人，每天到羅馬字學校來上課，過了一個月，他——或她——就能够讀得比一個學了好幾年方塊字的學生更加流利。』『在實際上，我們從經驗可以看出沒有什麼困難會發生。在我們台灣傳教區羅馬字母已經自自由由地整整用了六十年，我記不起有任何意義不明白等情形發生過，至少要比應用方塊字發生過的少得多。同樣，我們的羣衆也不會因爲使用它而遇到過什麼困難。大約在五年前一個教區調查告訴我們，在一個有九千在洗會友的教堂中，我們有一二八〇個方塊字讀者和七四〇〇個羅馬字讀者。到現在這數目可能極度地增加，因爲一切安息日學校中都已教小孩子用羅馬字來讀書。這也就是說：在我們這個教堂裏大約有八千人能够或多或少的把整本聖經，由創世紀到瑪拉基書，由馬太福音到啓示錄，順順利利的讀完，同時他們也讀讚美詩，舊的和新的，我們差不多有靠近一百種的書，大部份是用

宗教小冊子的方式印的，可是它們之中也有關於更普通题目的大部頭的書，我們還有教會的報紙，是中國話最老的定期刊物的一種。』『如此一個結果，當然只有用方言羅馬字拼音才能獲得。』『經驗告訴我們，所謂同音語的問題，這純粹是一件理論上的困難，實際上是不會碰到的……假使口頭語是可以理解的，那麼書寫語也可以理解；假使口頭語不可理解，那麼書寫語也將不可理解；可是倘屬於後者，那麼毛病是在語言本身，把它寫下來的方法是無罪的。』（Chinese Recorder 1929, 437）

一八九〇年，W. N. Brewster 在興化推行教會羅馬字。他初到興化的時候，當地只有一千個基督教徒，但到一九一七年已經增加到三萬多人，這便是他推行教會羅馬字所得到的結果。一八九七年，他出版了一份興化話羅馬字的刊物，叫做「起信者」，起初是月刊，後來改為星期刊，是興化基督教徒唯一的精神食糧。一九〇一年，他寫了兩篇著名的文章：“China's Intellectual thralldom and the way to scape”（「中國的智力束縛及其解救之道」）和“The Evolution of New China”（「新中國的進化」，都見於這一年的 Chinese Recorder 293-300, 321-327, 429-496）報告他一人在興化艱苦推行羅馬字的經過。他說：『那年八月，讀了 Dr. Gibson 的 “Learning to read in South China”，這樣一件事情把我說服了；就是羅馬字的應用，對於提高屬於精神智力的中國基督教會是必需的。』『雖則拼音方法比表意文字是無限地容易，但是別讓任何人抱有這樣一個